西方哲学史 平时心得体会

隋唯一 软件学院 2017011430

2019.9.25

古希腊，西方哲学的源头。

它之所以能够成为西方哲学的摇篮，在于它优越的地理气候条件所带来的较为稳定的生活。仓廪实而后知礼节。

当然，古希腊生活的稳定是相对于除它以外的西方世界的，它的稳定性与商周时期的中华不可相提并论——由此发展出的东西方哲学也大不相同。

现代希腊可是有一点堕落了，这与土耳其奥斯曼蛮族有直接关联，从他们攻破君士坦丁堡开始，西方陨落了。我很庆幸，我们虽然曾被蛮族入侵，但国虽亡，华夏未亡。

古希腊虽然亡了，但它的思维的种子，却随着军队的征服被传播开来——这主要得益于罗马的扩张，虽然血腥，但让文明的光明照到了高卢、不列颠。凯撒的《高卢战记》不错，可以看一看。

那当时西方其他的文明就没有对于自然的思考吗？当然有，不过它们大多以宗教的形式体现。

“力足者，取于人；力不足者，取于神”

这一点很有趣，难道希腊人就没有遇到自己的知识无法解释自然的情况吗？当然有，不过他们把人的思维与神的启示结合的很好。**他们是尊重人的理性的**。这一点即为重要。

反观我国的殷商时期，敬鬼神胜于人。殷商的宗教观有一点泛神的感觉，万物有灵（这一点和日本有点像），而人的理性决策被这种宗教氛围压制了，这一点从出土的大量占卜用甲骨可以看出（《尚书》里我记得也有关于出征、迁都等大事之前的占卜）。

如果殷商这样发展下去，我们是否会像古埃及那样，变成僧侣祭司占据社会顶层的神权社会？武王伐纣之前占卜，不吉，姜子牙掷龟甲于地，力主出兵，随后周革殷命。这是政权的更替，但更重要的是世界观的更替，随着周公旦将社会制度以周礼的形式落实，宗教在中华威严不再，我们的哲思也少了一个大障碍，华夏幸甚！

信鬼神者听从命运，而重理性者寻找规律。

2019.10.16

关于芝诺悖论

其实我们可以讨论这样的一个问题：瞬间的无限叠加是否就是连续？按照芝诺的理论，显然是这样的。

为方便起见，这里只以飞矢不动为例。把飞矢的运动无限分割，在每一个瞬间都是不动的，但我要问，这样的分割与原来的连续运动是等价的吗？

这并不是质问或者反问，事实上，这个问题困扰了数学家与物理学家们相当长的时间，目前也没有确切的结论。这涉及物理学中的时空理论，涉及到空间维度的问题——也就是说，我也不知道，世界上绝大多数人也不知道。

所以说芝诺的悖论有非凡的意义，它并不是诡辩，而是对于自然的严肃思考。这思考甚至超越了当时的技术条件，而如此深入宇宙的本质。

\* \* \*

黑格尔说：“我们不可能通过别的东西指出它的不真，而须从它自身指出它的不真；错误的思想之所以是错误的，绝不是因为与它对立的思想是正确的。”后者是多么常识性的规律！但我们很多时候并没有认识到：证明对手的错误不能证明自己的正确。

2019.10.23

再谈芝诺悖论

或许可以这样解释：运动其实是不同瞬间之间的关系，单单拿出来一个瞬间，讨论飞矢是否运动没有意义——这里的没有意义是指，我既不能说它是运动的，也不能说它是静止的。

运动是一个涉及到时间与空间两方面的概念，而芝诺的悖论中，忽略了时间，所以不能讨论运动与否。

\*\*\*\*\*\*\*\*\*\*\*\*\*\*\*\*\*\*\*\*\*\*\*\*\*\*\*\*\*\*\*\*\*\*\*\*\*\*\*\*\*\*\*\*\*\*\*\*\*\*\*\*\*\*\*\*\*\*\*\*\*\*\*\*\*\*\*\*\*\*\*\*\*\*\*\*\*\*\*\*\*\*\*\*\*\*\*\*

看西方哲学的同时，我喜欢把它与我国同时期的哲学对比来看。我们也有对于自然的思考，但总觉得与古希腊的思考有差距：我们有《天问》，但那更多的是浪漫的文学而不是严肃的思考。我们也有辩论家，如惠施、公孙龙，但是他们在诸子百家中处于末流，主流认为名家有搬弄文字的感觉。

那我们的主流在做什么呢？我们在研究政治与军事。

我感觉，哲学上的差异根本上是社会制度上的差异造成的：古希腊实行古典民主，凡事须公民投票，故而政治家必须苦练演讲技巧以为自己的政策赢得更多选票；我们则实行封建制度，精英治国，故而政治家只需关注政策本身，而对于辩论与演说研究甚少。单论制度来说，我们的是更加优越的，但若是论对于哲学思维的培养来说，个人感觉西方的更胜一筹——通过演说与辩论培养出的逻辑思维，对于哲学以及科学的发展至关重要。

2019.11.6

一件美的东西为什么美？

若是柏拉图，会说这是因为你的理念在起作用。他把世界分成了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两部分，并隔绝了二者之间的联系。“你可以确信你看到的，但它不是真的。”

如果哲学这样发展下去，我们就会面临一个可怕的局面：我们所有的科学研究都不能得出真正的结论，那我们求真还有什么意义？

所幸亚里士多德纠正了这一观点。他把感性世界与理性世界合为一体，使得科学研究在哲学意义上“合法”——基于观察与实验的现代科学研究，其实是在感性之中研究“理”。

当然，我不太喜欢亚里士多德，因为他的思维与理论在中世纪成为了禁锢新思想的枷锁，虽然这并不是他的错。“百科全书”，这固然是荣誉，同时也意味这他的理论不可能面面俱到，面面完善。

不过有一点是极为重要的，亚里士多德对于形式的强调，使得西方哲学最终脱离了文学、神话与辩论术，使得西方科学最终脱离了经验、手艺、生产技术。形式化对于西方历次科学革命功不可没。

2019.11.13

哲学革命对于科学革命的意义在哪里？在于它让人们意识到，使用自己的科学理性对于大自然进行探索是正当合法的。

今天，我们依赖于自己的理性思考自然对于我们来说习以为常，我们甚至会问：“如果没有理性我们如何认识自然？”然而，这个问题在中世纪的西方可能有不一样的回答，那就是神学。

宗教是天然地反科学的，至今美国的某些保守宗教团体依然反对堕胎与接种疫苗。其实，在《圣经》中，我们就可以窥见这反理性的端倪：人类的原罪其实就是理性的思考。亚当与夏娃吃了禁果，从而获得辨别善恶美丑的能力，也就是理性思考的能力，而这能力在基督教体系中是神的特权，人类获得理性思考的能力，本身就是对于神的僭越，所以有罪，这便是“原罪”。

但西方是如何从光明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堕入了黑暗的中世纪（尤其是中世纪早期与中期）？是战乱让人们意识到理性思维不能拯救自己于水火转而相信来世了吗？但我以为战乱应该刺激人们去研究政治、军事、经济这些经世济民的学科，而不是玄之又玄的宗教啊。

虽然这么说有点偏激，但我还是要说，宗教对于人思想的腐蚀性很强。它使人安于现状（参见印度），使人思想狭隘（参见从十字军东征到ISIS的诸多“圣战”），它用神秘的仪式感塑造神的绝对权威，它用神的意志堵塞了一切科学探索之路。

这一点我们绝对要感谢孔夫子。他的实用主义哲学思想以及汉武帝后这种思想在中华的统治地位决定了宗教在我国不可能像在西方一样具有那么大的控制力——我国人民与神之间的关系更接近于契约关系：若神赐福，便是善神，供奉不绝；若神降灾，便是恶神，是可以诛杀的。我国有丰富的弑神主题神话，为西方所不能及。

所幸，人性是强大的，当邪恶的宗教势力禁锢着人对于美好生活的追求时，反抗开始了。从宗教改革，到德意志农民大起义，再到三十年战争，强大的人性一步步斩断宗教的锁链。人性万岁！理性万岁！

2019.11.20

西方哲学的转折：把人类的知识、认识、思维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而非之前的神学）。那么，知识是从哪来的？经验论者与唯理论者都不否认经验对于人认识事物的重要作用，但二者对于知识的根本来源产生了分歧。

培根的四假相说：洞穴假象、种族假象、市场假象、剧场假象。

洞穴假象的概念应该是源于柏拉图。

种族假象：这个概念就很有趣了。你可以说是人类中心论，但是，推而广之，文化上的隔阂又何尝不是一种种族假象？又有多少人在认识事物时能够跳出自身文化的局限性呢？世界被盎格鲁-撒克逊人统治了几百年，以至于很多人是以白人中心论看世界，凡是与他们的习俗相抵触的都被认为是不文明的。比如吃狗肉这件事，再比如某些境外环保组织，再比如傅满洲所代表的对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种族这个东西更多的是文化习俗的共同体，与其说是“种族假象”，不如说是“文化假象”。

市场假象：语言不通造成的交流问题。黑格尔曾经表示汉语不适合被用来思考哲学，并因此被一些人认为是歧视中华。但我觉得他说的有一些道理，语言对于哲学的思考与表达有巨大影响。比如“白马非马”，在汉语的语境下，“白马”是有歧义的——到底是“白色的马”还是“白色和马”？但若是英文，前者为“the white horse”，后者为“the white and the horse”，绝无歧义之虞。再比如对于上帝是否存在的论证，康德说，上帝存在，其实相当于“上帝是”，因为在德文里“存在”与“是”是同一个词“sind”，而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上帝存在”与“上帝是”二者何以相等则难以理解。

最后是剧场假象——不要被权威（剧中的主角）迷惑了探索的精神。这一点很好理解，但很难实践，需要勇气。

2019.11.27

经验论推向极端之后，得出了荒谬的结论，以至于我们有必要思考，存在到底是什么。什么是存在，一个物要满足何种条件我们才可以说它是存在的。

一个非常令人混淆的概念在于，我说一个物是否存在，到底是它实体的存在还是它概念的存在。举个例子，我说这头鹿是一匹马，当然，它确实不是马，但是“马”的概念经过我的言语被体现出来了。这么说接近于极端经验主义：也就是我感知了（这里是“说”了），那它就存在了。不过有一点不同，这里因感知而存在的是“概念”而非实体，而经验论认为存在的是实体。或者说，根本就没有实体与概念之分，因感知而存在的就是它本身。

我认为这是人类语言先天不足导致的混淆。极端经验论者很可能走入了概念与实体的误区，因为我们在自然语言中是不重视把二者加以区别的，而一些诡辩家（比如公孙龙）则利用这一点大做文章。

经验论很自然地引出了怀疑论，以至于科学的根基都被动摇了。不过康德好像将怀疑论推翻了，我看他的《纯粹理性批判》看的不太懂，好像是引入了“物自体“的概念加以阐释。

2019.12.4

说一说不可知论。

休谟根据经验主义得出了不可知论。老师上课提到，现代科学突破了他的不可知论，因为很多以他当时的科学技术水平被认为是不可知的、本质性的东西，在现代科学的努力下变为可知的。

他的不可知论当然是消亡了，因为他提出的是全称命题，只要有一点被突破，就宣告了命题的死亡。我们现在思考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现代科学真正的触及到了本质吗？

遗憾的是，这似乎又是一个不可知的问题。我们说，现代的物理学已经将事物的认识深入到了原子级，但原子以下就没有更微小的结构吗？已经有物理学家提出了夸克模型，虽然还没有在实验中将夸克分离出来。

所以显然，单凭科学的进步是无法彻底解决不可知论的——我们可以解决某一个层面的不可知论（比如休谟的），但我们不可以解决所有的不可知论。比如我现在就说，在夸克级别的事物是我们不可知的，目前的科学也不能证明我是错的，因为科技水平确实没有发展到观测夸克级别的程度。

那么，怎样才能终结不可知论？

我的答案是实践论。在实践之前，我们不能说它是否可知，这没有意义。换言之，事物不存在不可知的状态，它要么是已知的，要么是未知的。在实践之后，“不可知”也成为已知，就是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不可能实践，比如海森堡定律指出我们不可能同时精确地测量粒子地位置与速度。仅就位置与速度而言，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不可知”的，但是应该注意到，这“不可知”的事实恰恰经过科学的力量变成了已知，即我们已经知道了同时测量速度与位置是不可能的。

这就是科学发展的意义——科学的发展意味着我们能够进行的实践较之以前更加深入，也就有更多的资格来判断事物是已知还是未知。

2019.12.11

再读《小逻辑》。

黑格尔认识到了人思维的局限性，也认识到经验的局限性。所以他力图在这局限性的限制下努力达到无限。这有一点像数学中的极限思想：无限多个有限累加起来就是无限。

不过那真正的无限，他又是如何把握的？许多哲学家在面对这个问题时求助于上帝，但黑格尔提出了辩证法，他把握了变化，进而把握了无限。就像数学中的数学归纳法一样，我把握了问题的一个初态（这是有限的），我把握了它逐项变化的规律（这也是有限的），我就把握了它全部的性质，给出任意一个序号，我都能计算出其对应的值（这是无限的）。

黑格尔谦虚而强大：谦虚在于他认识到了思想的有限，从而否定了旧形而上学，强大在于他给了我们一个把握无限的方法：辩证法。

然而我们今天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的思想在无限面前的渺小无力，还下意识地认为单凭自己的思想就足以把握某一事物的全貌。其实，哪怕是一粒尘埃，它的全貌也是一个无限的概念，单说它的空间位置（这只是它概念的一小部分），它在无限的时间之内，在无穷的时刻的位置状态就是无限的。

那既然单凭思维无法把握无限，我们再加入经验的帮助能否把握无限？很遗憾，经验的分析方法依然脱离了事物的本质，它忽视了事物各部分之间的联系与相互作用。而彻底的经验论走向了彻底的怀疑论，也就是对无限的彻底的投降。

2019.12.18

康德

康德的哲学很是晦涩。在阅读他的《纯粹理性批判》时，我对于培根的“市场假象”有了充分的理解：德文版恐怕就很晦涩，翻译为汉语则是雪上加霜。我能看懂每一个字，但我就是不能够知道一段话，一小节，一章所要表达的意思。

可能就像老师说的那样，康德的文风非常细致，面面俱到，以至于我迷失在这文字的迷宫里。假若我能站在一定高度上审视全局，也许会明白得多一些。老师说他的三大批判在于论证真、善、美何以可能，我准备以这个思路回家再读一读康德。

康德的哲学肯定了人的地位——善与美因为人而存在。

突然想到，康德的家乡是柯尼斯堡，那里曾经是德意志人才辈出的地方，欧拉、高斯、费希特……都曾经与这座城市有交集。然而，现在这座城市已经改名为加里宁格勒，处于俄罗斯的管辖之下。那个曾经拷问世界的德意志，在战争狂人的手中走向了衰落，正如曾经辉煌的古希腊，沦落到今天这个地步。

不过，思想不死，思想不朽。

注：由于我是补选选课，故没有前二次课的笔记，还请老师理解。